

吳組緝 著

宿草集

· 小说卷 ·



出版社

宿草集·小说卷·

吴组缃 著

责任编辑：陆彬良

*

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大学校内)

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350千字

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0001—4,500册

ISBN 7-301-00301-3/I-068

定价：5.35元

小 序

一九三四年，上海生活书店《创作文库》收辑我的第一本作品集。这是应郑振铎师之嘱出书的。当时我在清华读研究院，同妻女住在清华园附近的西柳村，这个集子就取名《西柳集》。

一九三五年，巴金兄主持上海生活文化出版社。他把我随后发表的作品搜辑成帙，写信给我说，你的近作又可以出个本子了。我感谢他的关爱；这第二个集子名叫《饭余集》，意谓为吃饭而忙的业余之作。

此后，我的一些作品就再未辑集成册。直到建国后的一九五四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者之一楼适夷同志通知我编一本选集。当时的文艺规格，尤其所谓“思想性”，要求颇高。我认真挑出九篇交了去。适夷说，这太少了，要放宽尺度。于是我又加选了九篇。出版社代为题名《吴组缃小说散文集》。对着这个书名，俨然像个大作家的味道，心里颇觉不安。

以上三本书，都是小说散文兼收。据说其中有些篇是散文式小说，有些篇是小说式散文。在我的心目中，小说和散文的疆界是很难划分的。这次承蒙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现代

文学的学者先是袁良骏同志、后是方锡德同志一片热心，花了大量时间、精力把我发表过的所有文字搜集归类，编成四本集子；其中有一本是小说集，另一本是散文集，就把二者区分清楚了。

方锡德同志告诉我，北大出版社出版我的著作，是要给我出“全集”的意思。我认为，这可不敢当。我年虽老大，可无论创作或学术，拿出来的，都觉寒伧。而且，有不少的稿子“浩劫”中已经丢失；残剩的一些还未及整理成文；包括有些文稿，比如回忆录之类，还有待继续写下去。北大出版社愿意出我的书，我很感激。编好的几本，还是各取个集子的名目罢。

这本小说集子，辑集了所有的大小短篇和一个长篇。其中有发表后从未收辑入集的。有几篇是少年时代写的，我早已忘掉了，锡德同志也给从旧报刊上搜寻了出来。我重新一看，像看到自己流鼻涕、穿开裆裤的照片，实在有点难为情。和锡德同志商量，他允许作为附录，以供展览。

这本小说集，取名“宿草”。“宿草”是坟墓上隔年生的草。我的这些作品都是我们民族社会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的时代写的，内容是写我们人民的苦难、挣扎与斗争。这个旧中国已经被埋葬了，我的这些作品自然成了这个坟上的几棵弱草。面对我们新中国的新时期，前途光华灿烂，兴念旧日，感悼之中实觉无尽的欢欣与幸福。当然，我们还要继续奋斗，但以今比昔，性质和意义完全不同了。

带便说一点，过去出过的集子，和不同的版本，里面都

附有一些序跋之文，除了《山洪》之外，有些序跋本以为可以作为附录之二收入此集，现在方锡德同志告我，他把它收归另一论评笔记文的《苑外集》中了。

吴组缃 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日

作者简介

吴组缃，1908年生，安徽省泾县人。1933年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。现代作家，文学史家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。

主要创作集有：《西柳集》（1934），《饭余集》（1935），《山洪》（原名《鸭嘴涝》，1943），《吴组缃小说散文集》（1954）。

即将出版的著作有：文学史专著《宋元文学史稿》、《明清文学史稿》，古典小说论评卷《说稗集》，文艺论评卷《苑外集》，散文卷《拾荒集》，小说卷《宿草集》。



作者像（1933年）



作者与沙汀（左）近照

二姑姑說這指望我們來得如此快，房子都沒打掃。中錢
 我們自己來建。會定口，順便叫我們自己揀一間合意的住。
 四個人，作三排走，姑姑在前，我^他在次，蘭花在最
 後。阿國聽着姑姑^的走，眼見拘束不自在。不時仰頭^目
 瞧其作有趣的^全笑。我們都無話說。
 屋^西高大，陰^森，也是和姑姑的人相諧調的。五階，地
 呼，^狂甚，至^至板壁上，都染着^着一層深淺不一的^淺暗綠
 色，是甚麼。一種^而深腐的土^米之氣混合的氣
 味。阿國每一度屋梁上都有黃色^吊的燕^巢窩，有的已封着，

小说《菟竹山房》手稿（1932年）

目 录

小 序	吴组缃
-----------	-----

短 篇 小 说

离家的前夜.....	3
两只小麻雀.....	11
小花的生日.....	27
栀子花.....	40
金小姐与雪姑娘.....	55
官官的补品.....	72
莱竹山房.....	90
黄昏.....	99
卅字金银花.....	109
一千八百担.....	120
附录:《一千八百担》注释.....	166
天下太平.....	176
樊家铺.....	205
女人.....	242

某日	248
铁闷子	268

长 篇 小 说

山洪	299
附：赞言	509
重版题记	510
后记	511

附 录

不幸的小草	517
鸢飞鱼跃	520
加厘饼	525
孩子和爸爸	533

短 篇 小 说

离家的前夜

堂厅里黑漆漆地。右边屋子的耳门虚掩着，由门缝里射出一线灯光。蝶坐在藤椅上，我坐在她旁边：两个人都屏息着向屋子里倾听。

“乖，宝宝，吃奶奶，吃奶奶。”那个新来的奶娘温爱地说着。

“呵呵呵……”小鸠又凄惶地哭起来了。

“哦，不吃，不吃。乖乖，莫哭，莫哭。”奶娘说。

小鸠不哭了。蝶又深深叹了一口气。

我蹑手蹑脚走到耳门旁，贴着一只眼睛向屋里瞧：坐在桌旁的是母亲，她皱着眉头，脸色带着一点怒和怨，一手抱着小鸠。小鸠凝着她灵活的小眼，注视着灯火。泪珠挂在小颊上，时时摇动着头，发出哭后的啾嚅。奶娘靠在旁边，在桌上转着铜子。一共三个铜子在转，奶娘的手很灵捷，倒了这个，又转起那个。

“鸠，好玩呀，暖！”奶娘一边忙着转着铜子，一边笑着逗小鸠。

“嗯，嗯。”小鸠把小手指着在转的铜子，很高兴地哼呀着。

“嗯，嗯，鸠也转，鸠也转。”奶娘由母亲手里抱过小鸠来，把铜子给了她，说：“奶娘真疼你呢，小宝宝，你自己转。”

小鸠把奶娘那张陌生的脸注视了一会儿，忽然又有所感触地哇的一声哭起来了。

我回到原来的地方坐下，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怎么样？”蝶低声地问我。

“不成功，她不要她呢。”

蝶正打算说什么，忽然屋里传出母亲的话声：

“那个女人不是生儿育女的！现在的世界不同啦，要读书，——结了婚还要读书，生了孩子还要读书！真是新花样，女人读书有什么用！”

“少奶奶毕了业，会当女教习先生，赚钱来孝敬你老人家呢！”

“我也有这福气！女人毕业有什么用！这种狠心的，自己的血肉呀，你看，忍心把她磨得这样可怜！那个女人不是生儿育女的！”

“妈，妈，妈，妈……”小鸠凄楚的稚音。

“宝宝，这是你的妈呀！”母亲的声音又变慈和了：“那个狠心的妈不要你了，你还想她做什么？——宝宝，乖乖。真是可怜呢，今天下午自你来了以后，一口奶也没吃。真是可怜的孩子！犯了什么法，叫人受饿罪！”

“鸠，暖，多好玩呀！”奶娘说。铜子又在桌上转起来了。

“要什么女学生！我早就说女学生要不得。女学生是一

朵花呀，摆在那里给人赏赏赞赞的呀！还抱孩子，抱孩子不是做了苦工？”

“赫赫赫！……”我无可奈何地笑起来了。

“你还笑！”蝶的声音分明含着泪。

“妈，妈，妈，呵呵……”小鸠又凄切地哭喊了。

“饿了啦！”母亲喊着说。

“小宝宝，吃奶奶，真好吃呀！”奶娘又在逗小鸠。

“呵呵……”小鸠哭得更厉害了。

蝶站起来，很快地推开耳门，走进屋子里去了。我也茫然地跟了她进去。

小鸠张开小口，眼泪果真成串地在腮上流着。母亲说：“妈来了，妈来了！”小鸠看见蝶，张开手，使劲地向她怀里扑过来。口里亲热地喊着：“妈，妈，妈，”泪还不住地向下滚。

“真是活冤家！”蝶红晕着眼眶说，“乖，不哭了！”

小鸠果真不哭了，小手在蝶的胸前乱抓着，亲热地撒着娇。蝶把钮扣解开，露出乳来。可怜的孩子！她饿急急地含住了一只，又用手摩弄着另一只。但是凄凄切切地，又接二连三摇动小头，发出咿嚤的余声。

“你看可怜不可怜？”母亲感动地叹息着。

“真是痴东西！”蝶用手帕替小鸠拭了泪，抚摩着她柔细的头发，半似自语，半似教训地说道：“只要有奶奶吃就得了，还要择东捡西的！假使你妈死了呢，你不活了？”

“说得真好听！”母亲又怒又笑地说。

此时大家都无声了。那个奶娘无事可做，在旁边腩腩地搓着两手。

小鸠含着奶，已在蝶的怀里睡着了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”母亲轻松地挺了挺腰说，“饿了，又哭得疲倦了，现在一吃饱，不就睡熟了？真是可怜的！”

蝶抱着小鸠到我们自己的新房里去。母亲也打算去睡了，招呼奶娘，今晚权且在她屋里睡一宵，到明天再作道理。

我走回卧室里，蝶躺在藤椅上，一只脚踏着小鸠的摇篮，侧身向里面，把抽抽咽咽的哭泣代替了她平日的催眠歌。

“又哭了，有什么值得哭的呢？快到一岁的孩子，那里这么容易换奶？——慢慢地，说不定明天和奶娘混熟了，就肯吃她的奶了”。

“她不吃，她自己受！”蝶哽咽着嗓子发气地说，“我是一定要出去的，我难道就这样完了不成！”

一个正在绚烂青春的姑娘，生命在熊熊地燃烧，希望在她的目前美丽地闪烁。蝶并不是一个例外的女子。她所渴求的也是活跃的，前进的，充实的生活。在这没落的封建乡村里，在这寂寞古旧的家庭里，她怎能过得下去？蝶说：“在校里读书，多么新鲜活泼！现在可只有孩子的尿臭和奶香，直挺挺地立着的家具，一切干枯的，死寂的氛围来逼紧我的心胸。我是个活的人，我不能死死地掩埋在这古墓里！”

我爱她，我完全同情她。

次日早晨醒来的时候，房里静悄悄地。蝶不知几时已经起身，小鸠也不在摇篮里了。我懒懒地穿好衣服，找到后面厨房里，才看见蝶捧着碗在吃什么。昨晚的那一层愁云，早从她的脸上消散了。